

散文

# 咏秋

■尚纯江

在蝉的声嘶力竭中，秋天迈着轻盈的脚步到了。尽管“秋老虎”还发着“余威”，但随着“一阵秋雨一阵凉”的秋风秋雨，秋天渐渐变得凉爽起来。

初秋的天气是捉摸不定的，像初恋的情人，一会儿“恋意”绵长，一会儿“脾气”大发。方才还是秋阳高照，炎热无比；瞬间乌云盖顶，闷热的旷野在电闪雷鸣中透过阵阵凉风，不一会儿，豆大的雨点便打在地面；随后又是雨过天晴，晴空万里。雨后葱郁的原野和天空便被洗得瓦蓝碧绿。此后，雨水渐渐多了起来，有时会淅淅沥沥下个没完。而秋天，也在这秋风秋雨中渐渐成熟起来。庄稼和果树在秋风的吹拂下，慢慢透出了成熟的清香——中秋到了。蓝蓝的天空，白云飘飘；碧绿的河水，鱼翔浅底；玉米大豆和枝头上的累累硕果的清香溢满了原野。如果说春天是情窦初开的少女，羞羞答答；那么，夏天则是热恋中的女子，热情奔放；而秋天，便是成熟而丰满的少妇，少妇的风韵便是秋韵。石榴上的红颜色便是少妇孕育生命时飞起在面颊上的娇红。

于是，荷花在蛙声阵阵中卸下了浓妆，在莲房里孕育了一颗颗莹莹如玉的生命。八月的桂花香遍了原野。晚秋到了。晚秋的夕阳是最美丽的。此时的夕阳染红了枫树的叶子，染红了石榴。就连河里的流水，也在夕阳的映照下，闪烁着柔柔的、灿烂夺目的余晖。小河里，洁白的、飘扬着诗意的芦花，在秋风里摇曳着。秋天，草黄蟹肥。鱼儿虾儿蟹儿，在秋雨的滋养下，肥大而鲜美。钓鱼人在秋阳的映照下，持一支钓鱼竿，悠闲地钓鱼。傍晚归来，斟一壶美酒，就一碟鱼虾，在晚霞的映照下，边饮酒、边欣赏着东篱的黄菊，那是何等惬意的生活啊！陶翁的桃花源怕也不过如此！



有人说，“秋风秋雨愁煞人”。在秋风秋雨中，诗人们常常看到飞落的黄叶，感受到日益临近的寒意，以及因秋风萧索而产生的无尽落寞。于是，一腔腔无端的愁绪便袭上心头。这便是秋思秋愁。是啊，到了晚秋，农民们挥舞着镰刀把那稻禾收起，一望无际的原野顿时变得空旷而寂寥。这时，归雁唱着依恋不舍的长歌，从空中飞过。而纷飞的芦花，则让人陡然生起满腔的惆怅。秋，便在诗人的唱和中，增添了秋天别样的美丽。

但是，我从来不认为秋天是那样的萧索，让人忧伤，让人惆怅。虽然，秋天在秋风秋雨中残了荷叶，谢了花朵，

空旷的原野显得寂寥。但是，我却在那农民们的稼穑中感受到收获的快乐和一个春天的开始。在百花凋敝中，在落叶萧萧中，春小麦的种子便已播种在肥沃的土壤里，孕育着新的生命。生命就是这样，周而复始，往来反复。一个生命的终结，便是另一个生命的开始。虽然，秋天过后，就是生命的严冬。但是，生命正是在与严冬的搏斗中成长起来的，你说不是吗？

暮秋时节，我在流水潺潺的河畔漫步，欣赏着秋天的美景。看那落日，看那洒入水中的余晖在闪烁。我是在秋天的余晖里等待着冬天的到来。冬天若是来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

诗歌

## 徐桂荣组诗

### 坐在水边上的人

远远望去，坐在水边上的人  
多么小

秋天的河流，丰满、开阔、波光潋滟  
他坐在水边  
坐在水边的一个点上  
像一粒沙砾  
又像一只小小的蚂蚁  
被秋风稍稍一吹  
就要飘进叠叠的水波里去  
就要被叠叠的波光融化了去

以此，他用一支  
更小更细的鱼竿，支撑自己  
一会儿钓着流水，一会儿被流水钓着  
与一条河流构成微妙的角度和关系

### 在葫芦棚

葫芦棚，棚在夏天的拐角处  
总比父亲的咳嗽声高一些  
比我们的童年高一些

开七八朵小花  
结五六个娃娃  
喃喃咕咕，不停地说话

说着说着，叶子就黄了  
风一吹，落下来  
藤蔓向前伸一伸，就到秋天了

### 放羊的老婆婆，是一只最老的羊

她在河堤上坐着  
佝偻的背影，是秋水长天里  
一幅最安静的剪影  
她的羊，一只、两只、三只、四只、五只  
在青草里漂浮不定

手里的鞭子，只是一个道具  
用不着挥一下，一个下午就没了  
一生，也没了  
时光和命运  
在此，都失去意义

### 秋天，每个生命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

在秋天，棉花端坐在枝上  
一朵一朵  
找到了自己的白与温度

一只棉铃虫在叶子上优雅地漫步  
它刚刚在一只大棉铃上  
凿了个小洞，安了家

大雁们，又找到了回家的方向与道路  
领着儿女，正在回家  
蚂蚱蹦着蹦着，就蹦到秋后去了

蛐蛐理弦，青蛙鼓瑟  
秋风一阵紧一阵缓，一阵凉一阵热  
是这世上最大的一架管风琴

而牧羊犬，  
一边摇着尾巴，一边赶着羊群和落日，  
“汪汪汪”神气地叫着  
越来越像个主人了

秋天多么好啊！  
秋天  
每个生命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 
并活得像模像样

小小说

# 隔窗而望的女孩

■飞鸟

我高考落榜后的那个冬天尤其寒冷，床头桌上的茶缸里，喝剩下的茶水在夜间冻成了冰块。我捆好行囊，拿暖壶往茶缸里倒开水喝，茶缸发出呲呲和噼啪的声音。呲呲是冰块融化，噼啪是冰冷的茶缸骤然受热，崩掉了些瓷。

太阳像面镜子，在寒雾里闪闪发光。我坐上了北去的客车。行程两千里，到了阳城，愈加寒冷，大概是离北风近的缘故。我成为一个修地铁车站的民工，住在离工地一公里远的地方。午饭在工地吃，每天十二点整，肥硕身材的老韩就会骑着三轮车出现。我一直认为伙夫老韩的细小眼睛是因为炒大锅菜被油烟熏的。

每天早上去工地，我都是步行，不愿坐公交，一是暖和，二是省钱，主要是后者。我需要赶快赚够明年复读的学费。这天早上，寒风裹挟着雪粒，我小步跑着，不敢大口呼吸，鼻子硬如冻石，能感觉寒气在骨缝里弥漫。经过一座立交桥，我靠在立柱上喘息，转头看见了一扇窗。

一个美丽的女孩端坐在窗户边，正朝这边望。隔着条马路和被屋里热气朦胧了的玻璃，我仍能看得出来，女孩正望着我，而且嘴角荡漾着微笑。我的脸红了，立即挺起胸膛，大概男人见到美丽女孩都是这样吧。我不再瑟瑟缩缩，也回报给女孩一个微笑，转身向工地跑去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感觉没有刚才的寒不可耐了。从工地回住

处，天上星光和路灯遥相呼应，我走到立交桥那里，转头看临路的那扇窗，里面没有开灯。窗，隐没进夜色的幽暗里。

第二天经过立交桥，望临街的窗，我惊讶地发现，女孩又端坐在窗户边，微笑着望向我。我回一个微笑，挺起胸膛跑去工地。从此，每天走到这里我都要与女孩隔窗相望一会儿。一次时间早，我越过了那条马路，小心翼翼地观察，如果女孩有不欢喜的神情和举动，我会立刻止步。女孩一直在微笑，我慢慢靠近窗户。女孩和我年纪相仿，安静地坐在一张宽大的桌子后面，隔着玻璃上几朵热气勾画出的美丽图案，我看清了女孩的笑容。她的额头宽阔光洁，面色白皙，眉毛弯如月牙，一双清澈明亮的大眼睛，端正的鼻子，微翘的嘴角绽放着笑，黑发柔顺地垂在肩上。

工地的活很累，算算工钱，算算日子，很难坚持下去。晚上躺在床上，骨头像散了架似的，心像浸泡在醋缸里，泡完又被拎出来，硬硬地摔在冷冻的地面上，再用绳子提溜起来，挂在屋檐下，任寒风霜雪侵袭。当女孩微笑的脸庞浮上脑海，然后在眼前慢慢清晰，一股柔软的温暖开始在心间跳跃。靠着心间这点跳跃的温暖，我才可能入睡。

我也曾在干活的间歇，忽然生出个疯狂的念头，能不能用其他办法弄到一笔钱

呢？工地上有很多铁卡子和钢筋，拿出去卖一定值钱。这时候，女孩的笑容出现在眼前，我立即红了脸，低下头，偷着打自己几个耳光。

每天与女孩隔窗笑望，我渐渐变得坚强。到过年的时候，我算了一下工钱，复读的学费已经够了。准备离开这个城市的我买了个粉红色的笔记本，换上干净的衣服，鼓起勇气敲开了那扇门。开门的是个六十多岁的老人，他疑惑地问：“你找谁？”我紧张地简要说明来意，虽然字句不连贯，幸好老人听懂了。她脸上有了温和的光，说：“孩子，进来吧，只怕让你失望。”我不明白老人这话的意思。

老人说：“我孙女命苦，父母早早过世了。她的眼睛看不见东西，还又聋又哑。”老人的话让我的脑袋轰轰作响，觉得灵魂和身体分离了。我不知道怎么走到女孩面前的，她睁着美丽的大眼睛，嘴角荡漾着微笑。我把笔记本放下，泪水扑簌簌地滴落在粉红色的封面上。老人送我出来时，我想说：“你们等着我，我一定会再来。”但话噎在喉间，怎么也说不出来，只能任泪水在脸上肆无忌惮地流淌。

回校复读，我更加刻苦勤奋。一年后如愿考上了阳城大学。我坐公交车去了那座立交桥，下车后我吃了一惊。没有了小院子、没有了那扇窗、没有了老人、没有了女孩，眼前是一个正在开发的楼盘。